



现象学生态美学 与生态批评

Eco-aesthetics and Criticism in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王茜 著

 人民大学出版社

现象学生态美学 与生态批评

Eco-aesthetics and Criticism in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王茜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吴继平
封面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史 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象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王茜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1-014103-9

I. ①现… II. ①王… III. ①现象学-应用-生态学-美学-研究
IV. ①Q1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7427 号



现象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

XIANXIANGXUE SHENGTAI MEIXUE YU SHENGTAI PIPING

王 茜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75

字数:26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4103-9 定价:3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目 录

导 论 生态美学如何走上现象学之途	1
第一节 生态美学的困惑与追问	1
第二节 现象学方法与生态美学	10
第三节 主要思路与章节安排	24
第一章 自然作为意向性存在: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与生态批评	31
第一节 浅层生态学、深层生态学与生态美学	32
一、浅层生态学批判	32
二、深层生态学批判	35
三、从复杂性生态哲学到现象学	38
第二节 意向性理论与“人”的生态学	40
一、意向性理论	41
二、现象学还原	46
第三节 “生活世界”与作为生态批评研究对象的“自然”	49
一、作为“生活世界”的现实	49
二、借助“生活世界”理解自然	53
三、生态批评如何面对文学作品中的自然	56
第二章 人与自然的整体共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与生态美学	64
第一节 “物”的主体性与先验伦理实在论	66
一、“物”具有主体性吗?	66
二、艺术作品与物性	70
三、从自然伦理实在论到先验伦理实在论	74
第二节 “世界”与“大地”:人与自然事物的存在性关联	77
一、何谓“世界”?	77
二、现代世界的“去背景化”	80

三、“世界”与“大地”	85
第三节 存在的缘发构成与诗意栖居	87
一、栖居的存在论现象学含义	87
二、以栖居为本质的筑造	92
三、诗意栖居的生态含义	95
第三章 缘身体而生:梅洛·庞蒂的身体知觉现象学与生态美学	100
第一节 身体知觉与世界的“肉身”	101
一、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解析身体知觉	101
二、世界的肉身与自然本体论	107
三、身体现象学的生态美学意义	114
第二节 身体现象学与空间理论	118
一、原初存在空间:身体与空间的融合	118
二、何处是故乡?	123
第三节 审美现象学视角中的“意境”	128
一、意境中的情感与超越主观性	128
二、意境中的景与超越客观性	131
三、情景交融的原初生命世界	134
第四节 盘古神话与原初世界的栖居	137
一、栖居与原初世界	138
二、身体与世界的纠缠	139
三、盘古与生存世界的超越性	141
四、神话身体的隐喻性复魅	143
第五节 《熊》:自然灵魂的诞生书写	144
一、自然:身体—主体的哺育者	145
二、“无情”的自然与“有情”的心灵	149
三、自然灵魂与生命赞歌	152
第四章 自然即人:杜夫海纳的审美现象学与生态美学	155
第一节 审美现象学视野中的现实世界与审美世界	156
一、自然的美学价值能否成为伦理学基础	156
二、生存世界、审美世界与现实	159
三、审美“照亮”现实	162

第二节 现象学视野中的自然美与自然伦理	165
一、现象学视野中的自然美	165
二、从现象学的自然美学通往伦理学	169
第三节 在大自然中读好书	173
一、梦境与自然的教化	173
二、自然的教化与读书	177
三、人与自然共在的生命世界	180
第五章 生态现象学与文学批评	183
第一节 从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	184
一、从布鲁姆的焦虑说起	184
二、文学研究如何可能成为文化研究	189
三、作为文化研究的生态批评	195
第二节 生态批评的历史维度	199
一、人言说自然:生态批评中的过度诠释	199
二、人通过自然言说自己:生态田园主义、复古主义批判	207
第三节 作为生态批评对象的“如自然”	214
一、生态批评的两次浪潮与布依尔的尴尬	215
二、现象学文本观与“如自然”	218
三、“如自然”与生态批评发展的新方向	221
主要参考书目	225

导论 生态美学如何走上现象学之途

第一节 生态美学的困惑与追问

生态文化运动 19 世纪末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端,20 世纪 60 年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和人文学科领域一度掀起高潮,从 90 年代末至今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又再度繁盛。从以环保运动为主的环境科学领域拓展到社会生活领域再进入人文学科的反思,生态文化运动至今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并且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生态危机的加剧而愈发引起人们的关注。而此书写作的初衷却是因为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笔者一再为一个问题所纠缠,那就是文学研究和美学研究在生态文化运动中究竟可以做什么?

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早已不能算是问题,因为生态批评的蓬勃发展,大量生态美学、生态审美、环境美学理论的涌现,早已用事实做出回答:生态美学从哲学美学的层面清理造成自然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生态批评在生态整体主义的指引下研究文学作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两个答案似乎是对文学和美学领域中生态研究的各种研究方式做了颇有概括性的定义,然而,宽泛的概括性既是这两个答案的优点,也是它的问题所在。如果在这两个领域继续深入地追问和思考下去,就会发现概括性之下遮蔽了许多问题。

首先,是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的研究重心究竟是人还是自然?

从美学自身的发展历史来看,美学研究一直是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审美活动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在现代美学诞生以前,古典美学关注的是对美的本体论研究,进入 19 世纪之后,美学又与人的存在本体论研究结合起来。审美开始承担起对功利性的、理性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化进行精神救赎的任务,审美活动与艺术活动被放在了对生命存在的反思之中。所以,现代美学深入思考人类的无意识、欲望本能、感性体验等生命存在中的非理性层面,审美活动作为非理性生命能力的艺术化呈现,意味着以原初生命体验对抗文明异化的一种存在方式。以新的存在本体论为基础,现代西方美学也强化了对艺术本体的研究,在研究艺术的范围、本质、特征、规律、构成等方面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理论体系。

但是,生态文化运动却是一场以“自然”为中心的文化运动,原本就是为了拯救处于危机中的自然而产生。并且从一开始,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和参与者就对“自然”这个概念抱有一种共识,自然就是环绕在人类社会周围的、为我们提供生存资源的物质世界。研究者将“自然”的概念区分为三种,第一种“指的是物理世界里不停运作着的那些结构、过程和自然力量,它提供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第二种“指的是日常生活世界里可见的自然:自然意味着与城市或者后工业化生存环境相对,比如野生动物、原生材料、非城市化的环境等等,它是因为人类对地球的占领而被污染和损害的自然,也是现在大家都在呼吁保护的天然。”第三种则是一个“常常在哲学中使用的形而上学概念,人文世界通过与之对照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虽然人与自然相区别的绝对性已经受到质疑,但这个自然依然保持了它非人类的内涵,但随着我们对‘人’这个词汇界定的持续变化,这个自然的内涵也发生着相应的改变。”^①生态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基本上是在这三个层面上使用自然的概念,它混合着科学、哲学以及日常生活层面上的自然观,但总的来说,“非人类性”是它的基本特点。

可是,非人类的自然能否在一直以“人”为研究重心的美学和文学研究领域占据核心地位呢?这样做是要求美学和文学成为自然的代言人,减少或者放弃对人类自身事务的关注,更多地将目光投注于自然,自然的盛大登场以人类事务的漠然退场为代价,美学要承担起为沉默的自然发出声音的使命,美学和文学批评都将变成自然的拯救者。这种想法中包含着一个“人—自然”“主体—客体”“拯救者—被拯救者”的二元论关系预设。“自然一直被不公正地支配着,因此需要被解放,需要‘被赋予声音’;不公正的支配来自异化的、病态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惟有重新连接人与自然才可以治愈它。”^②“文化做了有损自然的事情,自我利用‘工具理性’压抑着他者。换言之,客体由于对主体没有价值而被虐待了,同样的推理方式可适用于女权主义批评色情文学。这种模式投射出以权利不平等为衡量标准而被意识到的危机,它相信除掉客体化就会做到权利均衡,从而‘解放’从前的‘客体’。”^③到此为止似乎还看不出问题出在哪里,但是如果我们进

① Laurence Coupe (ed.), *the Green Studies Reader: 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25.

② 埃里克·托德·史密斯:《抛弃主体性:反思生态批评的动机》,王茜译,《中文自学指导》2004年第1期。

③ 埃里克·托德·史密斯:《抛弃主体性:反思生态批评的动机》,王茜译,《中文自学指导》2004年第1期。

一步追问,在发现了这个二元论的人与自然之间压迫与被压迫的结构之后,接下来又该怎么办?该采取什么措施拯救这个被压迫的自然?答案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恢复自然的“主体性”,赋予自然与人相同的权力和地位。这是一个美好的想法,可是“自然”不是妇女也不是被压迫种族,它没有人类的语言,又该如何让人类听懂并为自己争得权利呢?它的主体性难道不是只有通过人类的阐释才能显示出来吗?无论人类抱有多么善良的欲望,相信自己能够将权利和主体性赋予自然,在这个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结构系统里,自然都不会改变其被动的地位,人也不会真正丧失其主体性的地位,所以,“那些被讨论的潜在主体——生态系统、迁徙的水鸟、地球——不能分享人类语言的时候,坚持把主体性当作有效的标准就困难重重了。对自然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的争论性描述很快就引发了关于谁可以真正理解自然的愿望的争论,而这个争论几乎没有解决希望。”^①

只要还在生态美学和文学研究中把“自然”视为那个非人类事物结成的整体,研究者就很难真正深入到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中去。因为它将现实中的“自然事物”与作为人文学科研究对象的“自然”混同起来。自然事物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存在物,而自然是这些事物所归属的整体,每一种文化都拥有自己的自然观,即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的看法,是这种自然观决定了人们理解和对待自然事物的方式。自然事物与历史、文化无关,它是长久存在的客观事物,而自然观,也即如何将原本没有必然联系的分散的自然事物看作是一个整体自然的归属者的那种力量,却是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相关的。“自然观”决定了自然事物在文化系统和社会生活实践中占据的位置,以及人如何对待自然事物。比如现代人从物质存在的角度理解自然,把自然视为自然历史进化的产物,这种自然观把自然事物从人的文化意义世界中分离出来,使自然事物与人处于对立的地位,虽然科学使我们对自然的发展进程和自然事物的存在规律有了非常多而且深入的了解,但是自然事物始终外在于历史文化层面上的人类生存世界。科学技术为缓解生态危机、减少环境污染的确功不可没,但是它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自然和人类对立、分离的关系。而在近代科学尚未成为主宰世界的真理之前,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理解自然的方式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启发,使我们从对待自然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中彻底地跳出来呢?

其实,很多批评家在谈及生态批评的任务时,都已经意识到解决生态危

^① 埃里克·托德,史密斯:《抛弃主体性:反思生态批评的动机》,王茜译,《中文自学指导》2004年第1期。

机需要一种彻底的思想变革。比如,乔纳森·文莱认为“我们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①布兰奇、斯洛维克认为生态批评“要考察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界的种种狭隘假设如何限制了我们的想象一个生态的、可持续的人类社会的能力。”^②曾繁仁先生提出“生态存在论美学”的概念,把生态美学定义为一种“在新时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关人类的崭新的存在观,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③这些观点都已经触及了生态美学和批评的真正使命,那就是要将研究的中心放在对社会文化的关注上,从对人类自身的存在反思入手思考自然问题才能超越现代人狭隘的自然观,这样存在者的主体性问题便成为研究的基础。我们要研究的不是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自然对象的关系,而是在人的文化视域、主体性视域中显现出来的自然世界,是人和自然事物在生存世界中发生关联的方式。

这样看来,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研究与美学和文学研究的传统是可以承接起来的,在真正的生态研究中,人和自然并不是一对不假思索和辨析的平等概念,作为具体生命实体的人和自然事物才是一对平等的概念,所以,“生态批评的重心是人还是自然”注定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人文领域里的生态研究是要在人的文化视域或者主体性存在视域中凸显人和自然事物的关系,研究的立足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的主体性”,它要求传统的美学研究更关注自然在人的存在中的地位,关注自然如何进入到文化和关于存在的本体论反思中,从存在的角度查看自然超越物质性的多重意义。但是,一种脱离了人的主体性视域而单纯考察自然的做法绝无成功的可能性。

其次,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的方法论问题,作为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是哪一种哲学思想?

任何一种美学或者文学研究都要受到方法论的支撑,“生态美学”、“生态批评”从字面上看,当然是以生态哲学作为理论基础,“现代生态学的最

① Jonathan Levin, "On Ecocriticism (A Letter)." PMLA 114.5, (Oct.1999). p.108.

② Branch, Michael. P, Rochelle Johnson, Daniel Patterson and Scott Slovic (ed.), *Reading the Earth: New Direction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Moscow, Idaho: 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 1998. Xiii.

③ 曾繁仁:《试论生态美学》,《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

基本的原则就是系统整体论的观点,在此前提下又有平衡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反馈转化规律与物质循环代谢规律等。……这些生态学原则经过融合、加工,被吸收进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之中,成为美学理论中的绿色原则。”^①“生态哲学与生态美学的合理因素就是人与自然、社会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这种动态平衡就是生态哲学与生态美学最基本的理论。具体地说可包含无污染原则与资源再生原则”^②“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③从生态科学规律中的确可以引发出丰富的哲学意蕴,生态美学研究者也迫切需要多掌握生态科学知识,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生命世界的运行规则,了解人类在自然世界中的地位。和历史上任何一次人文革命都是受到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带动一样,生态科学导致的世界观革新也将会成为推进人文科学进展的直接动力。

但是,生态哲学理论与美学理论之间还有很大差别,“从学术的发展过程看,一种具体的思潮和方法,常常用类比的方法运用于其他学科,生态主义也是如此。如有人相继提出经济生态学、政治生态学、……精神生态学、文艺生态学、审美生态学……意思就是说经济现象、社会现象也类似于自然生物,是一个整体,是一种动态平衡,是一种和谐运动的整体。但这种类比常常凸显不出社会现象的本质。”^④生态科学规律是人对世界进行对象化理性研究的成果,直接将这些规律认定为美学原则,还只是在类比层面上使用“生态”的概念。作为一种新学科发展之初的常见现象,类比首先意味着学科的专业性尚未凸显。有机整体和动态平衡的规律既可以是自然科学规律,也可以适用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任何一个人文科学领域,它可以被看作未来生态社会中一切人类活动的基本原则或最高理想,但是却不能从中见出美学的独立学科属性。比如,系统整体性对文学作品意味着什么?什么是审美活动里的资源消耗和再生,怎样确定这种平衡?怎样确定一部作品是否有精神污染,通过其主题、内容还是表现形式?生态哲学中的有机整体、动态平衡都是一些宏观的、普适性的规律,而美学与文学批评却要深入存在、审美活动、文学作品的具体层面上研究问题,所以,从生态科学到生态美学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转化过程。

① 曾繁仁:《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② 曾繁仁:《试论生态美学》,《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

③ 王诺:《生态思想与生态批评》,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④ 周来祥:《生态主义与生态美学》,《山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以生态哲学包括生态科学理论作为研究文学作品的标准显现不够充分,有的研究者甚至直接质疑生态批评的适用性范围,认为其在对自然书写的批评中可以有所作为,但是在小说等虚构性作品的批评中却显得力不从心,“是否所有的文学类型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呢?生态批评已经在解释诗歌和非虚构性的自然书写上做出了有价值的尝试,但是虚构似乎例外地抵制了生态批评的操作。当前最需要检验的是,小说(这种目前在西方文学中占据支配地位的表达形式)能否成为生产绿色思想的有用工具?抑或这种作为工业社会胜利成果的文学类型,根本无法在通往后现代世界的道路上被有效地反思?”^①事实上,除了小说以外,诗歌以及许多东方古代的文学作品,都不能直接套用生态整体主义的理论进行批评,因为它们描写的自然事物是作为心灵意象、文化意象出现的,与生态哲学、生态科学所谈论的自然事物完全在不同的层面上。比如中国古典诗学自古以来就有“比”和“兴”的传统,自然事物常常引起人的思绪飞腾,由描写自然起兴而进入对一段社会生活的描绘或者某种情感的抒发中,对这样的文学现象该如何用生态整体主义去解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在这些诗句里面,人和自然事物的有机联系体现在哪个方面?自然事物对人的情感兴发作用也是一种生命关联,但是这种关联与生命个体之间的“生态”关联一样吗?如果只能就此指出自然事物和人相关,却不能对这种相关性、联系性做出详尽深入的解释,那么这种批评就不够充分深入。再比如古典诗词中的春草、杨柳、月亮、花都是有着固定情感积淀的文学意象,它们也说明了人和自然事物之间有某些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决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联系,它牵涉到对文学、自然、人三者关系的思考,牵涉到自然进入人的情感体验层面的方式。这类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从超越物质存在的层面上拓展人对自然和自我的理解。

当然,除了生态哲学理论以外,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还借鉴其他的理论资源,比如现象学、存在主义、自然哲学等等,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这些理论的借鉴还不够系统,主要是直接拿出其中的某些理论观点来作为生态哲学、生态整体主义的例证,而对这些观点自身所处的理论脉络、概念内涵,以及它们在生态美学理论中的适用性还没有足够深入的考察。或者说,依然是生态整体主义、生态哲学支配着生态美学的思路,在借鉴上述理论的时候,虽然生态美学也已经初步意识到这些理论对存在本体论和审美

^① Richard Kerridge, Neil Sammells (ed.), *Writing the Environment: Ecocriticism and Literature*, 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s Ltd, 1998, p.32.

本体论中的一些问题的解释方式似乎能够与“整体性”“有机联系”等生态哲学原则进行对话,但是对这些问题究竟是什么,整体性和有机联系具体是在美学哲学问题的哪些因素之间表现出来的还没有充分清晰的解释,这也是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还要继续深入的地方。

其三,包括文学在内的审美研究与生态文化运动的实践品格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个被实用主义精神和功利思想垄断的时代,审美似乎已经变成一种边缘化的行为,它如何能够像生态科学、环保技术、绿党政治这些领域中的生态运动那样直接参与到拯救自然的实际行动中去呢?

在回答审美活动以及文学艺术对于生态文化运动能够有何贡献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更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审美在现代文化世界中究竟有何“用”?康德教给我们的观点是:审美活动是非功利性的活动,它是“无用”的,“无用”是说它不能像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法律制度那样对社会产生直接的功用;但它又是“有用”的,“有用”是因为它是连接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桥梁,通俗地说,它是从理性认知通往道德实践的桥梁。在理性认知中,人们追逐对象,在道德实践中,人们听从内心,然而康德决不认为内心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之间是截然分离,内心的道德律令也不能完全无视事物的客观规律,而事物的客观存在也终究得和人的价值判断结合在一起,这样健全而真实的文化世界才可能实现。而审美正是一条让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结合起来的道路。

但是康德之后的现代美学并没有沿着这条理想的道路走下去,而是恰恰相反。它让认知理性发挥作用的外部世界和人的内在体验和价值判断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疏远和对立了。由于科技理性开始主宰生存世界,审美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是以对抗者的姿态登场,科学垄断了外部世界,期待在认知事物中发现真理,审美便沉入人的内心,进入到欲望、无意识、情感体验的幽暗领地中;科学是理性的,审美便是反理性或者非理性的,善于发现人的欲望和本能冲动那无法被理性控制的力量。这样一来,审美实际上是将自己从社会生活中驱逐出去了。当它通过张扬欲望、放纵情感、打破规则、抵制理性来与社会文化中功利主义、理性中心主义的那一面对抗的时候,同时也因为自我放逐于外部现实世界而丧失了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能力。在康德的设想中,审美应该是将外部世界的真理转交给人类价值判断的那双手,起着信息从外向内,从事实到价值的传递与转化的作用,但是,当这双手不再伸向外部世界和事实世界的时候,它也同时无法再伸向价值判断的世界了。所以结果便是,审美既和事物的客观存在无关,也和社会生活中的伦理道德等价值判断无关,审美既被知识性的真理所抛弃,也与伦理道德无关。

审美现代性的发展便是这样一个审美活动被逐渐边缘化的过程。审美价值受到贬低,文学艺术受到贬低,它们变成了社会生活中的点缀之物,尽管在充满理想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那里,艺术与审美活动依然勉力承担着挽救文明弊病的重任,但在大部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艺术和审美却不得不为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让路,科学带来的技术和物质进步,理性精神带来的法律规范和制度的健全都给人们带来实在的好处,可审美又有什么实在的价值呢?于是在现代社会中,审美更多地变成了人们在劳累的工作之余放松自我、发泄紧张情绪,获得精神缓解和愉悦的工具,文化工业提供的那些价廉物美的审美消费品完全能够满足这些需求。在社会生活的普遍层面上,今天的审美活动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来说都变得更加形式化,它致力于发展出精致的形式追求,更注意审美形式带给人的愉悦感觉,并且因为深度意义的匮乏而变成了一种更适合生产和消费的东西。但关键的问题是,尽管人们能够从中获得愉悦感,但是这种“轻松”的愉悦感却再也无法承担任何沉重的社会文化反思职责了,再也不具有任何“真理性”的严肃身份了,人们只是暂时性地消费、享用它,然后又回到由科学理性和制度理性带给他们的严肃真实的生活中去。所以,指望审美能够在社会现实层面上发挥实在的影响力似乎变得不再可能。

了解了审美活动在现代文化系统和日常生活中被边缘化的过程,再来看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本书要提出三个疑问:第一,欣赏自然美能够促进人们保护自然吗?或者说从自然美学能够通往自然伦理学吗?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人们能够保护任何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当人需要在几种不同的价值之间做出权衡时情况就会变得复杂。这时是自然的实用价值还是审美价值更重要?实用价值与人的生存相关而审美价值只是情感层面的满足,很多人都会做出功利而现实的选择,牺牲自然的审美价值而选择对自己更有用的审美价值。所以欣赏自然美似乎并不能成为人们保护自然的充分理由和最有力支持。

不过,之所以得到这个结论还是和我们现有的自然审美观有关系,环境美学家卡尔松认为有两种常见的自然审美模式:对象模式和景观模式。“对象模式将自然环境视为雕塑,景观模式将自然环境视为绘画。我们在用对象模式来欣赏自然环境的时候,喜欢关注某些特别突出的自然对象(比如奇松异石),用物理的方法或者从心理上将它们从周围环境中完全孤立出来,欣赏它们的形式特征。我们在用景观模式来欣赏自然环境的时候,则力图将自然环境视为如画的。如同‘如画的’这个词语在字面上所意味的那样,我们需要将自然环境看作一幅图画。除了从心理上将自然环境加

上边框以便它能从更大的环境中凸显出来之外,我们还要学会将它视为二维的画面。与对象模式一样,景观模式也着重关注自然的形式特征。”^①在这两种欣赏模式中自然和人并没有内在的生命联系,自然无论是作为外部事物或者是作为视觉映象,带给人的审美愉悦都不过是一种生活的点缀,并不能让人们与自然产生足够的重视。而如果文学作品中与自然美的描写也只是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无论它使用多么华丽的词句,无论它对自然带给人的审美愉悦做出多么细致的描绘,都无法真正成为人们保护自然、尊重自然的充分理由。

第二个问题是,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关于人在自然中诗意生存的描述能否作为生态文明理想而存在?在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研究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它并不从形式美的角度欣赏自然,而是欣赏人以非功利的心态与自然交往的方式,欣赏人与自然在审美欣赏中物我合一、浑融无间的理想状态,或者说是欣赏人面对自然的诗意态度。比如诗人陶渊明就是一个经常被拿来用作生态批评对象的文学家。他抛弃官场名利对自由生命的压制而回归自然,在农耕生活中尽情享受自然之美和心灵的自由,在自然中体会生命的真意。他的诗歌描写的“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隐居田园的农耕生活方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的自在心态都成为生态批评所追求的理想。对这种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又常常与对前现代生活方式的赞美联系在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文明时代,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人们过着耕织自足、简单质朴、风俗纯良的生活,带着一种桃花源般的诗意色彩,与现代文明世界的功利、嘈杂、道德堕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张炜、迟子建等不少现代作家的作品中都充满此类关于故乡的诗意浪漫书写,许多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因此也成为生态批评关注的对象。但是,许多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以及生态批评对前现代文明时期的描绘并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历史视野中,它们更多的是基于对现代文明的不满而通过审美想象虚构出来的历史时空,过去时代的美好、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现代生活世界的相反镜像,有的研究者甚至尖锐地指出,以浪漫主义审美理想为指向的生态批评不但不能对现实产生实际的影响力,反而会让人产生面对现实的无限伤感,“正是因为这番理想主义的美好‘期待’,反而让人感到对现实生活的绝望。”^②这种类型的文学作品以及生态批评本质上是审美现代性的表现,审美以理性文明社会的反叛者、逃逸者姿态出现。其实,并非文学艺术、审美

① 彭锋:《回归——当代美学的11个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页。

② 蒋磊:《生态批评的困境与生活论视角》,《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

活动、美学研究本身对推进生态文化无所裨益,而是局限在审美现代性传统中的审美活动和美学思考在承担起“生态责任”的时候有力不从心之嫌。

第三,把文学用作宣传和普及生态哲学观念的阵地是生态批评的理想方式吗?用生态整体主义或者其他生态哲学理念去研究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进行价值层面上的批评,这种流行的研究方式的确有价值,它可以使生态哲学理念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使读者对生态哲学理念有更加清晰和感性直接的理解。但是如果仅止于此,文学岂不是变成了生态哲学的另外一种复述方式,再精彩的批评也不过是对生态哲学的形象化阐释而已,文学的审美价值充当起了哲学或者科学观念的附庸,以生态哲学观念为理论标准的批评最终又是为了解决生态危机这个社会目的服务。文学史上从来不缺乏听从将令的文学写作,文学为某个社会目的服务,但是这样做常常是以牺牲文学的独立审美品格为代价。文学在本性上是非功利的,不是说它自我隔断于社会,而是说它本质上不能像科学或者道德那样能直接对某个社会问题施加影响力,文学的意义在于它通过展现生活世界的丰富与深邃培养起善于感受的心灵,善于沉思的自我,让人们能够因为理解了生命存在的丰富性而能够做出独立的选择和判断,不简单地服从权威。正因如此,许多文学作品也许并不显现出道德上的“正确性”,但这并不影响它们作为伟大作品历代相传的影响力。而当生态批评也成为一种听从将令的批评时,特别是如果用它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来解读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文学作品时,虽然它也能够发挥一定的社会功效,但是否会因此而削减了文学的魅力或者遮蔽了文学可能在更深广的意义上带给生态文化的启发呢?当文学的审美性被用来为一种先行的观念服务时,其审美性并未得到真正的尊重,那么什么样的生态批评才能让审美冲破先行观念的局限,为读者带来更多了智慧、启发和识见的增长呢?

第二节 现象学方法与生态美学

生态美学为什么会与现象学相遇呢?如果对上一节提到的三个困惑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它们都陷在一个共同的思考路径中:在思考自然的时候,难以跳出将自然视为“物质性存在对象”的框架;在使用研究方法时,将从二元分离的对象性视角研究事物与世界存在方式的“生态哲学”当作普遍真理;在理解审美活动时,将审美视为一种与理性认知相对立的感性经验,与实在的社会生活无关的想象活动。生态美学一直在批评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近代科学与哲学奠定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后者使人和自然陷入